

90, 腔调

JiuLing
QiangDiao

二十一年的蛰伏，十一年的轮回，一年的拼搏，
终于出世，属于我们90后的腔调。

秋红枫·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90, 腔调

JiuLing
QiangDiao

二十一年的蛰伏，十一年的轮回，一年的拼搏，
终于出世，属于我们90后的腔调。

秋红枫·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90, 腔调 / 秋红枫主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306 - 5987 - 8

I. ①9… II. ①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545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6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暴和狂暴后的疼痛缝绻成一个黑色的漩涡,将我们包裹在里面,无法逃脱如同苍老一般的无可奈何。如果把它们比喻成一个梦,那应该是永远不要再被虚幻出来的噩梦,当却在每个青春初醒的时刻,被我们又一次的祭奠。

念

秋红枫 ... 039

雪映移城

逆光之年 ... 051

仁人

衾衣 ... 061

邂逅你的时光

林为攀 ... 066

●旧事城

总有那么一座城堡,放着我们朴素的故事,那里是在北风后面的某处,那里没有冬季那般的寒冷,那里的四季都像春天,沥沥的小雨,或许有些许的感伤和孤独,但却是我们最真实的经历和最张弛的青春,我把它们悉数的触摸,在这座由它们铸造的城堡里,天花板、地板、墙壁都是一张张发黄的相片。

●小年华

我有一枚别在胸口的想念,就像是一整个冬季的毛绒。柔软,温暖。我想念着你们,想念着属于我们的故事,它曾在那么一个很小却很靓丽的舞台演绎着,它没有加勒比一样缤纷炫丽的狂欢,它只是一个足够圆以外的任何事物遗忘的黑点,这就是只属于我们这个小圈子所想念和热爱的圆心,我管它叫做“小年华”。

冬绒

秋红枫 ... 003

To Song

简阿眸 ... 010

父亲的等待

锦夏 ... 015

勇气

池尾茗 ... 021

纪念册

简帛 ... 029

●初醒祭

有些过去,我们甚至不敢去怀念,但却总在一些时刻莫名其妙的侵袭而来,像是龙卷风,挟裹着所有的狂

上的炊烟，悠然说着一去就是永远。我们用属于文艺的、属于青春的、属于感伤属于张狂的腔调，安静的吟诵那些与曾经有关的诗篇华章。你还在吗？你们还在吗？可是这种文艺的腔调还在……

海岛

简阿眸 ... 153

龙隐镇·寻影行

若寒 ... 158

一念之间

喜悦小格 ... 165

雷雨季

简阿眸 ... 168

星芒

迟小司 ... 176

凡生俗梦

逆光之年 ... 187

木偶戏

简阿眸 ... 195

走失的梦境

果微 ... 207

十几二十

姜晓轩 ... 219

后记

秋红枫 ... 224

失火的夏天

迟小司 ... 085

就让记忆不再复苏

夏末一 ... 092

一个人的流亡

秋红枫 ... 102

● 蓝眼泪

疼痛的，感伤的，与爱情有关的，与眼泪有染的，原来都是寂寞的。我喜欢把大海的蓝看成是一片汪洋的眼泪，那里承载着我们爱情的孤舟，飘飘摇摇，最后终将要用水泪来将它们淹没覆盖，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爱恋，不复曾经，只剩这湾数不清多少滴眼泪的蓝，还在寂寞的吟唱着“咩咩啦啦”……

晚安，深蓝

陈东 ... 109

幻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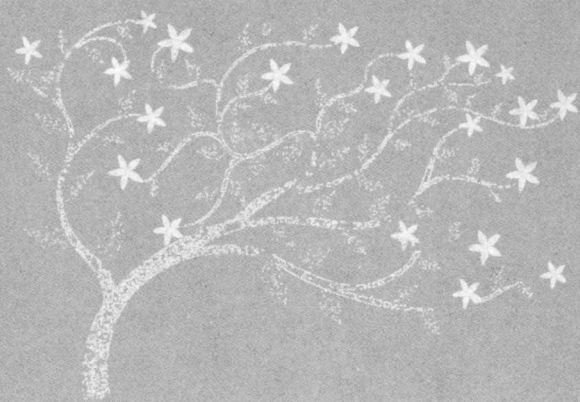
林为攀 ... 129

一米阳光

上官筱筱 ... 141

● 文艺腔

有些心情是很潮湿的，落在纸张上就成了这些尚未风干的墨汁。春阑珊，夏已至，蝴蝶仍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屋檐



小年华

〔冬 绒〕

● 文·秋红枫

01

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三分钟,所以它们才会在相同的地方来来回回的游走。

我不是鱼,相反我是一个拒绝遗忘的人,我想念着每一个陪自己在属于我的人生舞台上演过戏的人,不管是主演,还是友情客串,甚至是一闪而过的龙套,我记忆你们,就像我记忆着我们的故事一样,彩色的如同一部剧情完整的摄像。

如果是这样,你们会不会把我也放在心口的某处狭小的角落,在某个闲暇无聊或者失眠的时刻,把我拿出来轻轻的擦拭。

就像自己说过的,因为我记得所有的你们,所以我比谁都害怕被遗忘。

02

其实,有时想念很简单,短短的六个字就好,甚至都不用任何的标点。

“最近在干什么”、“最近在忙什么”,仅此而已。

总是舍不得删短信,直到收到不能再继续存储的报告时才会一条一条的查看,仔细思量后删除几条无关痛痒的话语。于

是,经常在翻看这些你们给的问候时看到这相似的六个字,虽然简单得像是白开水般清淡,但却是朋友间最真挚的问候,如同事隔多年后重逢,你说“你好吗”,我说“还好,你呢”。

刚刚闲来无事翻看自己的手机,又一次温习了这些熟悉甚至烂记如心的词句,不是因为打发时光,而是这种想念和记忆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必不可少,无可或缺。

小莫说:我的愿望很简单,陪着你找到幸福就好了。

小倩说:你少抽烟少喝酒,好好照顾自己。

军姐说:弟,最近忙什么呢?

像是端着相机喊“一二三”,所有的这些都被定格在心口那用不完的胶卷里。

03

昨天被人问及最近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应该算是失去联系好久好久的高中兄弟墩儿再次闯进自己的生活里。他是高中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是我同桌了很久的兄弟,也是一个曾经喜欢看我写东西的兄弟。他的绰号是“墩儿”,我给起的,因为他本身的肥胖,他喊我“根儿”,因为我瘦小的只能用“根”这个用在树枝和竹竿的量词来计数。就是这样称得上在身形方面格格不入的两个人,却戏剧般的被“兄弟”这样的词汇打了一个死结。

如果说套借“这都是命”这句话,多少显得有些做作和虚假,那么就用“缘”字来解释这一切吧。并不是因为注定什么,

而是邂逅过后无法忘却的情谊，就像是吃剩的饭菜被放入冰箱冷藏，不用担心坏不坏的问题，等下一餐继续食用，算是解释重逢吧。

那是一个许久没有登录“人人”的夜晚，我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打开这个网页，看到了他的留言，是他的手机号，还有一句话，像是命令，但却显得那么亲切，他说：“请务必抽空联系我。”

无法形容那个时间点自己是什么样的心境，只记得等自己编辑好“猜猜我是谁”按完发送键后，所有的期待伴随着紧张就让自己的眼睛再无法从手机屏幕上挪开半寸。仿佛在那么一刻，手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影荧幕，我放映机般的投影着那些角色鲜明剧情自然的过往。

原来，想念总是需要一个契机和借口。就像是某个深夜，我们为失眠或者学校熄灯后寻找别样的乐趣而苦苦思索一个可以胡扯的话题，然后顺着人行道般的左张右望延伸着更多可以侃侃而谈的想法。

窗外开始有雨滴从帘子里渗进水珠，我紧握着手机走到阳台，树叶已经开始显得有些狼狈，那些来自风的撕扯和雨点的击打，让它们开始渐渐离开原本共同栖息的树干，落地分向不同的地方。

急促的短信声像是在唤醒某个正在被催眠或者已经睡熟的人，我开始专心的想念以及和你交流，你猜测的“是小红吗”与在我否定你后再次猜测的“那就是小丽了”，突然间让我感觉那般的亲切和熟悉，你还是没有变，还是那么的幽默，就像我们一起走过的那段日子，你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恶搞。

只是，那时的我们一起开怀大笑，而如今你不变的幽默，

却让自己的眼角泛起苦涩的泪珠。

像是风起后，原本落地分家的树叶有那么一瞬间的交集，过后只能想念着曾经路过时你的气味，而期待的重逢还需要等待下一次未知时间的风起。

04

我有一枚别在胸口的想念，就像是一整个冬季的毛绒。
柔软，温暖。

05

农历正月份的尾巴，本应进入春天的季节，北方的一些城市却开始了一场莫名的大雪。算不上是反常，毕竟还是寒冷的季末。

小莫在厚厚的雪地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拍了照片送给我，好像是一年没看见雪了，那些随着雪景消失而渐渐消沉的记忆也开始肆无忌惮的泛滥，应该是积攒了太久，以至于它以那么热烈奔放那么沉重的方式向自己席卷而来。

其实我还是记得的，纵然想要忘记，想要永远不要提及那些与离别与牵挂有关的疼痛伤痕，可它仍以一种绽开的方式在心口某处的殷红印刻，并将长久的铭记。

就像是曾经的某一时刻，我们路过某个深夜无灯的街角，你印在我心里的那个暖暖的吻……

你喜欢素面朝天，你喜欢穿黑色的外套深蓝色的牛仔褲和黑色的鞋子，你喜欢牵着我的右手，你喜欢在牵着我右手的

时候轻轻的在我的手心用食指敲打，你说你要去另一个城市，你说明天就要离开。

忘记了那个冬天是不是有厚厚的可以漫过膝盖的积雪，只是有一纸的思念和一张渐渐发黄的照片在自己指尖摩擦的间隙变的温热，还有一个守在电话边随时会被融化的雪人，我记得我的想念，一如记得你微笑时俏皮的样子。

其实，疼痛和毁灭都只是一瞬间，我们转身看不到对方的脸，于是背对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原来，撒谎是需要逃避的。

那是一个你打电话来的午后，春节后的气温开始渐渐回升，可在偌大的世界总有一个地方在下雪，我们是恰巧经过吧。记不起当时的我们为了什么说了什么，只是偶然的一个邂逅忧伤，挂断电话，一别六年，甚至顺着时间别离的路线更加漫无止境的延伸，如同一条射线，起点在这里，终点是我们不知道的未知。

如果像是分开时说的那样——我会联系你的，那么现在的联系是怎样的，或许就是我猜测你在想念以及我对你的思恋这样子吧。

一颗泪珠掉下来，不是滂沱的无处躲闪，只是熟视无睹
.....

06

总想试图解释一些东西，譬如经常挂在嘴边的幸福、快乐、忧伤和痛苦，以及一整个冬季里贴在自己胸口的绒毛般柔软的回忆。

欢说，一段感情，总会让自己学到一些什么，我们应该更好的过现在以及以后的时光，人生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未來。我想是这样吧，一个人不可能抱着回忆过一辈子，可是如果放弃了这些曾经许下的刻骨铭心，我们就真的可以过好每一天吗？其实，一个人如果真的遗忘过去，那么这个人就没有资格谈论未來了吧。

写文字的人总是多愁善感。这是很久以前朋友对自己说的话，可事实上，我们不是林黛玉，我们只是比其他人更热衷于回忆，更不愿提及忘却，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感情充沛吧。

一句话，一个寥寥几字的短信，一个相似的背影和一个驻足的风景，总让我想起你们和一些与你们有关的点滴。

就像是此时此刻，我拿起一本书，就想起我们一起写字的那段有关于你的日子。还记得我们说过：文字是一种牵绊，回忆是一剂伤痛，我们又何苦把自己置身于满园的荆棘丛中呢？还记得我们一起躲在公园里，说着那些给我们最多伤痕的人和事。如果那时的我们忘记了那些人那些事，是不是现在的我们也会忘记彼此？我们终究还是和那时的我们一样，在新的环境里和新的朋友谈论着彼此，谈论着我们给予彼此的那些珍重想念。

凌风，你还好吗？

当所有的故事渐渐随着告别被时间和距离隔出一道厚厚不可逾越的鸿沟时，我们是不是还会彼此挂念，就如同我写着关于你的文字。

最想忘记的总是最想念的，伤痕最深最痛的，也总是最喜欢的。

如果我们的记忆也只有三分钟，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每个冬季将要来临时就忘记穿上那厚厚的绒毛大衣，我们是不是也会忘记那枚挂在胸口舍不得摘下的想念？

就如同，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们忘记了为自己的外套添几缕绒毛，冷的看不清未来和现在。

我想，我们终究还是在这个主流的社会里穿针引线的为自己的生活系上一个“缘”字，我们终究还是相信沿途的风景只是一座无法长久居住的行宫，我们都说过，停车场就是这么大，有的车来，就要有的车离开，来来往往，我们还是我们，只是里面的车辆已经换了很多次的主人。

我们都端坐在自己的地方，泡一杯清茗，抑或浓郁的咖啡，那些散发出来的香气还是暖热的，就像是不曾离开的故事。

其实，没有谁可以一辈子陪谁，只是那件绒毛大衣至少温暖着自己走过了一整片的寒冷一整个的冬天。

如果可以，明年的冬天，你还会陪我吗？

[To Song]

● 文·简阿眸

Song:

记得每一个童话故事,都会以 Long long ago 开头。

于是。

Long long ago,我们成了朋友。

倒春寒了,清晨出门的时候,冻得直发抖。

你说,情人节要和哥们儿过才最靠谱。果真是这样。去年的情人节,我高一。在极速赛车、疯狂老鼠、过山车和飞天章鱼轮番上阵的刺激下,我终于晕乎乎地坐在了椅子上。那个时候的你,站在逆光下,牵着塑胶充气的米老鼠气球,小心翼翼地哄我开心。

前年的情人节,我们初三。情侣们成双成对出出入入,我们俩也不甘落后,双双坐进了 KFC 里啃鸡翅,谈论抱着玫瑰花的情侣,笑他们老土。

在此之前,我不认为情人节有什么好过的,也许是年纪小的缘故。不过后来,有哥们儿陪着,情人节在我们眼里慢慢变质成了友谊节。

你和我度过了两个情人节。实际上,我们一起玩了五年。

时间倒退一点,我们一起上初三的日子。从先开始的“我们今天吃什么”逐渐到不言而喻地一起端相同的早餐晃荡在马路,或是同时踩点进教室。这样的默契被我们演绎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

当时的班主任很相信我们。下了晚自习后会和我们打招呼,让你安全送我回家。后来,语文老师来做我们的代理班主任。她在面对我们的时候,总是一副吞铁的表情。

某天,她叫我进了办公室,用一种望子不成龙、望女不成凤、恨铁不成钢的语气郑重的对我说,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不能玩物丧志。

也许你忘记了我对你说这件事的时候大笑的表情,可是我没有忘记,你听了之后居然露出了得知哈雷彗星现在就撞了地球时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们的友情那样的纯净,可是也同样的浓稠。

你是否会记得,下了晚自习,我们和一群同路的男生张牙舞爪嚣张的横在人行道上,有车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你会很自觉的站在了我右边,嘴上却说,看着点,别把人家的车撞坏了。

你总会把对我关心的话语转换成变质的打击。即使我对你的话很生气,也只会笑嘻嘻的回敬,那是,我这体积都能撞恐龙了,车算什么?

我最怀恋的光景,是我们像圣战的龙骑士一样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地晃荡在马路上,收获了一路奇异、好笑、羡慕、不屑、漠然的目光。

也是。在大马路上举着甘蔗有什么好耀武扬威的。

我爱走小路回家,Song,你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大马路的十字路口,总会碰到跟我们同班的一个女生,她会毫不拘谨矜持的问我要一截甘蔗走。这是多么恶劣。

你问过她,别人的东西你怎么就这么好意思要呢?她白了你一眼说,“总不是你出的钱,他又没有出一分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瞧她说的话。好似你和她关系好到了你的东西就是她的,但是她的东西怎么也不可能是你的一样。

对我而言,即使是我一分钱没出的甘蔗,也容不得她这样嚣张又恶劣的问我要走。

如果我对别人说,我一个星期要吃一桶饼干的习惯是我爸爸宠溺的结果。那么我还要说,我每天下了晚自习要吃点什么的习惯是初三的时候一个叫 Song 的男生宠溺成的。

我们班的同学喜欢在一个名词或形容词的前面加一个“小”字来做修饰。例如,“这个女生有一点小漂亮”、“今天有点小不舒服”、“天气有点小冷”……那么,我说,我们初中在一起度过的日子,叫做小年华。

中考过后我们便分开了。

起先大家还在打电话联系,不过后来渐渐融入了新的环境,我们的联系也就断了。小雨问我,你现在还在跟谁联系啊?

我张嘴,脱口而出,Song。

我很安慰,我们之间就算是细如丝的联系,也算是联系吧。最起码我们知道对方过得好不好。不过,这只限于知道好